

陪你游甘孜

## 重游德格普马

◎韩晓红

普马依山傍水，演绎着亘古不变的流程。依偎着的山脉俨然是一道分水岭，也是普马这首高原诗的优美诗行，岁月的所有意境都蕴含其中。

这道分水岭的脊梁多数由砂泥岩组成，葱郁的丛草，在山脊上吟诵着属于自己的歌谣，葱郁的林木，在山脊上高傲地凸显扶着的身姿，人在其中，简直就是一片树叶，虽然也有属于自己的思想。

山岭的面目被这么多热情的植物掩映着，深情瞩望，依然能够融入这热闹的歌谣中，所有的主题都洋溢着精神，洋溢着美丽，洋溢着生命的内蕴。

普马，帐篷冉冉升起的烟岚，窥窥着柔软的身姿，或融入云朵，或翻过山岭。烟岚带着诗意一路蜿蜒，普马就在蜿蜒中绽放诗意，吟诵诗的韵律，生活与思想融为一体，沉静地

乐在其中。

普马与砂岩相依相伴，既有清丽，也有骨力。

想象着翻过这道分水岭，想象着分水岭另一边的情形，普马这首诗便有了畅想，有了祈望。

在甘孜这片土地游历的半径逐渐大了，很容易想象出山的模样，领悟到山脊的内蕴与精神。

我在普马乡政府门前的旷地上放飞思想，让普马的浪漫在诗行里跳跃。

一群喜鹊在草地上跳跃着，似乎是在草地上觅食，又像是在玩耍，忽而距离我很近，忽而距离我很远，使普马在我的心里成为一阵有节奏的音乐，成为一组有内涵的国画元素，成为一道有清丽内质的优美风景。

飘逸在蓝天里的白云变幻着，因为变幻使云朵有了多种姿态，或

羊群，或崇山，或峻岭，或骏马奔腾，或众星捧月。

普马天空的云朵，是画面，是影像，是诗的意境。

云虽无心却有形，天虽无形却有意。

突然，阳光还在朗照，却下起了冰雹，不一会，地上就密密麻麻地满是冰粒。只是下冰雹的声响尤为特别，滴滴答答，或急或缓，宛如急促的马蹄声，又像是千军万马急促行军。

阳光依然照着，冰雹后便是雨。雨点由稀稀疏疏变为铺天盖地。最为惬意最能享受的要数鸟儿，或叽叽喳喳叫个不停，或把树枝当做琴键，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跳来跳去，宛如琴技高超的乐手，陶醉在优美的旋律中。

我注视着这些鸟的活泼，感悟到普马激越的动感，聆听到普马节

奏分明的声韵。

一位牧人被一群牦牛拥着从我面前走过，这就是生活，这就是普马人的浪漫与欣慰。

此时有丛草丛林的繁华，有蓝天白云的沉静，有雨后的清爽，甚至泥砂岩的些许荒芜都绽放出属于山的魂灵。

这就是普马人的生活，淡定而高扬。

阳光朗照，草地里漫起青雾，一阵阵清爽的香气扑鼻而来。

猛一抬头，不远处的山峦处出现一道彩虹：湿漉漉的宛如闺秀渴望的眼神，五彩缤纷犹如画家挥洒不已的浪漫。

普马的彩虹沉静而不失张扬，清淡而不失丰韵的内蕴。

普马不仅是一首诗，更是一道靓丽的人间彩虹。

## 春日辞

◎蓝希琳

是扣人心弦的鸟鸣  
激起你抒情的欲望  
幸福的日子——  
春雷深情地呼唤  
春雨绵绵地滋润  
春风含着花香  
春阳温暖人心  
美丽而纯洁的春天里  
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情绪  
那一片花红，那一带草绿  
那一对彩蝶翩翩起舞……  
万物复苏的春天  
谁也不会抑制春心的荡漾

雨水

谢谢你如期而至  
欢愉的春雨  
从天空之城  
轻轻滴落  
渗入我怀里  
领受你的祝福  
等一朵花开  
是多么幸福的事  
在充满希望的春天里  
要做一个快乐的人

## 春雨的呢喃

◎司红

或许  
它们是春天送来的风铃  
轻盈地悬在屋檐下  
叮铃——叮铃  
声声清脆间  
燕子衔来远方的呢喃  
万物悄然睁开了惺忪的眼

雨水

串成白珠子  
悬于鹅黄色垂柳梢  
鲜灵如少女沾湿的发尾  
又落在连翘花的面颊  
像滴滴喜极而泣的泪

此时

河流涌动  
细雨如花针  
纤密织出春天的锦缎  
在轻烟般的针脚中  
雨水  
润泽田野，滋养万物

田地里，蓑衣行

农人俯身  
雨水便顽皮地钻进泥土  
静静地  
听种子在泥土里舒展  
听雷声在云层中酝酿  
我知道  
春雨已经轻轻叩响了春天的门扉

## 春天之美

◎高低

萧红在《小城三月》中写道：“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。”她简单的一句话，便将春天的短暂与珍贵刻画得入木三分。在她的笔下，春天是稍纵即逝的温柔，是小城在寒冬后短暂的狂欢。她让我们知晓，春天的美不仅在于它的蓬勃，更在于它的易逝，引得我们迫不及待地去探寻春天的美好。

春天之美，美在色彩，那一抹撩人的斑斓。“春风如醇酒，着物物不知。”小草从沉睡中苏醒，探出嫩绿的脑袋，为大地铺上柔软绿毯。韩愈笔下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朦胧草色，是春天最初的色彩馈赠。柳树抽出细长枝条，嫩绿叶子在微风中翩跹，宛如绿衣少女。

桃花粉嫩，似天边云霞飘落；梨花洁白，如大自然雕琢的艺术品。红、绿、白交织，构成五彩画卷，比任何画作都鲜活，这是春天用画笔勾勒的梦幻世界。宗璞笔下的紫藤萝瀑布，也正是春天色彩肆意流淌的模样。

春天之美，美在声音，那是一曲欢快的交响。春风拂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演奏轻柔摇篮曲；河水潺潺，宛如大自然弹奏的美妙音符；鸟儿在枝头欢唱，用婉转歌声赞美春天。“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”，莺歌燕语为春天添了无尽活力。蜜蜂的嗡嗡声、蝴蝶翅膀的扑扑声，与风声、水声、鸟鸣声交织，奏响春天交响乐。正如朱自清在《春》中所写，鸟儿在繁花嫩叶间，呼朋引伴

地卖弄清脆喉咙，与轻风流水应和。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旋律，唤醒大地，也唤醒我们对生活的热爱。

春天之美，美在生机，那是一种蓬勃的力量。“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，一切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，小草无论经历多少磨难，只要春风一吹，便会顽强生长。种子努力冲破泥土束缚，花朵争奇斗艳诠释生命绽放。大地被赋予神奇魔力，每个角落都充满生机。

春天之美，美在心境，那是一份悠然的闲适。春日午后，泡一杯香茗，坐在庭院，看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斑驳光影。此时，没有尘世喧嚣与纷扰，只有内心的宁静平和。正如陶渊

明笔下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那份闲适，在田园生活里，春天的每一寸土地都弥漫着自然与宁静。他远离官场的纷扰，沉醉于春日田野的芬芳与温暖，感受着春天给予的悠然时光，让时间在这宁静的氛围中缓缓流淌。

屠格涅夫曾言：“春天是一年的青春。”春天，承载着四季的希望与活力，宛如一场盛大的开幕仪式，开启了生命新一轮的蓬勃发展。置身于这美好的春光里，我们被春天的力量所鼓舞，内心满是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未来的憧憬。生活就像春天，有困难也有希望，只要我们像春天的万物一样，心怀梦想，努力生长，就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春天之美。

## 邂逅最初的绿意

◎杨志艳

当春天的马车带走冬日最后的残冰碎雪，随着“一声惊雷万蛰醒，忽去温巢动离情”的催促轮番敲响，酣睡的种子在土壤里揉了揉惺忪的眼睛，摇身蜕变出一枚稚嫩的芽儿，小心翼翼地探出了头，无比好奇地打量着眼前这个崭新的世界。此时此刻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，大地正铆足了劲地蕴酿着一片生机与繁荣。

“一夜东风起，万山春色归。”想来春天不在书房，它应该在自己无比熟悉的旷野里、河堤边、树林里。某日，我按捺不住愉悦的心情，打算用脚步去追寻春天的踪迹，不知不觉间就来到了沿河大堤边，但见几丛零星的芦苇已被火烧得满目疮痍，我正满腹疑团之时，身旁的孩子似乎从眼前的迹象中窥见了事物的真相，他踱着福尔摩斯般的自信脚步，推断新春佳节之际，调皮的小孩子们手持压岁钱买来了炮仗，点燃

之后一股脑儿地丢进了河边枯黄的芦苇丛里，于是瘦瘦的芦苇犹如庄户人家柴垛边码好的干草，一点星星之火就被肆意燎拨成了旺火，直接烧去了几株芦苇的大半个身子。不过没关系的，再过十天或者是半个月，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之时，它们一定会在“野火烧不尽”之中被催醒，再次在“春风吹又生”之中吐出新蕊。

“春到人间草木知。”早春的大地没有姹紫嫣红，触目所及的池塘依旧沉寂，尚未腐烂的残荷叶被风霜染成了褐色，它们各自牵拉着脑袋，似乎还在追忆着盛夏时的芳华。冰雪融化，大地回春，大抵是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那群被严寒禁锢了许久的野鸭不再抱着跃跃欲试的心态，而是纷纷雀跃的扇动着翅膀，兴高采烈地跑到池塘和河水里嬉戏，它们恣意游走在春光明媚的暖阳

里，这举动分明是告诉人类，“耕种从此起”的季节已经闪亮登场了。河边的杨柳枝条不再僵硬，犹如怀春的少女，禁不住暖风的轻抚，浅浅地冒出了金色的芽苞，悄无声息地为“万条垂下绿丝绦”埋下浓墨重彩的伏笔。

漫步在探寻春天讯息的田野里，脚下却是一派衰草杂陈，我不甘心邂逅的早春居然毫无新意，于是颇有情绪地用脚踢到一块小石头，以便发泄心中没来由的失落，不承想石头滚过之处压出了它的行动轨迹，也暴露了地表之上那些若有若无的嫩绿。原来早春正在人间害羞，盈盈绿意已然光顾大地。我不禁有些埋怨，古时候才华横溢的诗人没有工夫扒开细瞧，更不会像我这般做出踢石头的怪异行为，他们站在高处只会滋生“一览众山小”与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感慨。而站在低洼

处的我，看到路边孩子们已经脱掉了厚重的羽绒服，置身在阳光下骑着单车快乐出发，老槐树下有几位老人坐在石凳上，眯着眼睛晒太阳，看样子是在尽情享受这难得的温暖时光。我继续前行，没有嗅到花朵怒放的气息，但流动的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，扑面而来的风不再凛冽刺骨，而是温润柔和，给人一种“春风如醇酒，着物物不知”的感觉。原来早春就是这样蹑手蹑脚地潜入了人类的生活，它一点儿也不显眼，而是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般恰逢其时。

早春如同序章，又恰如孩童的梦想萌芽。但凡是掀起了日历台上四季伊始的一角，那么从今往后的日子里，无边的春色，将从四面八荒的地平线上奔涌而来，于是一个令群山溢彩流光，人间繁花似锦的盛春如一幅水墨画卷般纷至沓来。